

田

田

田

田



我在德意志

KOAN R

前 言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四十一年了。四十多年前的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穷凶极恶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人民群众所蒙受的痛苦和牺牲也是极为深重的。

我们德州地区现辖各县在抗战期间以铁路为界分属冀鲁边区和冀南区两个抗日根据地。因为这里北靠平津南临济南，津浦铁路贯穿全区南北，又是德石铁路的起点，所以，这里是平津沦陷，敌人南侵，首先遭到铁蹄践踏的地方，又是敌人疯狂镇压，力图控制的战略要地，人民群众所受的摧残涂炭也就更为严重。战争开始，日军野蛮骄横，凶焰正盛，杀人放火随处可见，为了控制德州地方作为战略基地，敌人更是绞尽脑汁实行残酷统治。他们除了经常在这里驻有重兵外，还网罗了众多伪军作为帮凶，到处设立据点，修建岗楼，推行“强化治安”，实施其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他们不仅对抗日力量频繁地“清剿”、“扫荡”，而且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也大施淫威，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惨案。如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军进占济阳城时杀人两千余众，破城后，又狂杀七天七夜，杀害城内百姓四百多人，使济阳城内外尸体遍地，血流成渠；在陵县凤凰店一个月内杀人三百多，平均每天就有十几人被杀，一九三八年禹城辛店，日军抓住赶集的群众，拉到村外随意枪杀了一百多人；乐陵县大孙据点的伪军在日军的纵容交绥下为虎作

张，自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三年之内杀害周围村内百姓一千多人；……。在众多的惨案中，他们残害妇女，枪杀儿童，刀刺枪打，剖腹挖心，烧毁房屋，抢掠粮物，其手段之残忍、恶毒都是前所未有的，给人民造成的巨大苦难，真是罄竹难书。

我们编印的这本《日寇在德州暴行录》辑载了十五件惨案的事实经过，这虽然仅是日军暴行的一部分，但由此可看到日本侵略军及其帮凶们的狰狞面目和野蛮本质；看到一个积弱受欺的民族所受苦难的缩影。编辑本书的目的，是为了使今人和后人了解并永远记住这段血与泪的历史，认识“落后了就要挨打”的真理，从而激发起崇高的爱国热情，鼓舞起坚强的斗争意志，加强团结，励精图治，为我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为我们德州地区的兴旺发达，不断做出新的努力。

本书中的稿件是由有关县市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的同志们整理提供的，为了把事件的来龙去脉，真实情况搞清核实，各县的同志都到实地调查访问了惨案的幸存者、受害人及一些了解情况的群众，在获得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整理成文。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们说：那些老人们的声声哭诉，深深地震动着我们，我们是含着眼泪完成访问和整理工作的。为了能在书中全面地反映出惨案的真实情况，我们在每篇正文的后面附录了一些证明材料和证人的近照。

在编辑本书时，尽管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水平所限，加上事件发生已过去四十多年，所以其中遗漏和某些不准确的地方是在所难免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八月

目 录

- 日寇血洗济阳城…… 陈江二整理 (1)
- 日寇凶残无道、烧杀抢掠百姓……焦力军、王春义整理 (15)
- 凤凰店惨案……赵春万、吕致远、苗春华整理 (27)
- 吕家河涯惨案……李振平整理 (44)
- 血染赵庄桥……德州市委党史征委会 (55)
- 日寇屠烧张吉野村纪实
……焦力军、王春义、林秀景整理 (62)
- 日寇侵略军血洗许庄的暴行……德州市委党史征委会 (70)
- 辛店惨案……戴洪渐、张洪杰整理 (75)
- 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李东明整理 (85)
- 武城镇的血泪恨……陈光成、刘令刚整理 (95)
- 狼穴鬼窟……吕书凯、王福星整理 (106)
- 难忘的十月十四……赵春万、吕致远、苗春华整理 (126)
- 日寇在李满庄的暴行……宁津县委党史征委会 (137)
- 日寇火烧红庙村始末……商河县委党史征委会 (147)
- 日寇在四屯村的暴行……艾祥全、苏金浩整理 (150)

日寇血洗济阳城

济阳县委党史办公室 邢怀三

济阳县城位于济南北九十华里，东、南两面傍临黄河，西有通往德州的公路，北靠济南至惠民的交通要道。抗战前，有坚实、完整高达六米的城墙，是个面积约一平方公里的方城。全城只有东、南、西三门和东、南两个关，有居民三千三百多人。城廓虽小，但战略位置重要，有济南北门锁钥之称，素为兵家必争之地。



当年日寇在济阳城门外屠杀军民两千余众。现在这里是一条繁华的大街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很快逼近山东，把济阳城作为侵占济南之前的争夺重点。十月十六日上午九点，两架日本飞机沿黄河北岸飞来，投下了四颗炸弹。之后，敌机几乎天天来这里侦察骚扰。十月三十一日上午，正逢大集，两架敌机飞来向人群里投了八颗炸弹。声响如雷，硝烟弥漫，砖瓦腾空，血肉飞溅。男女老幼，东跑西颠，各处躲藏，哭叫连天。当场炸死十一人（五男六女），重伤四人，轻伤无数，毁坏附近民房二十多间。赵洪道一家七口被炸死四口，他十二岁的妹妹和四岁的小弟弟，被炸得四肢迸飞，只剩下了头颅；六个多月的小妹妹在母亲怀里被炸死，肠子拖在地上，母亲的一条

腿被炸飞，血肉竟飞溅到八十米以外的高家牌坊上。刚结婚月余的妻子张乐芝受重伤，被炸塌的房子压着半截身子，在血泊里哀嚎，呼人救命。

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在日军重兵压境，济南受到严重威胁时不得不考虑济南北门锁钥的得失，也不得不表示一下抗战的姿态，以掩国人耳目。当时济阳县府军政人员只有三百余人和刚抓来的一千八百余名壮丁，且枪枝弹药不足，没多大战斗力。韩迫不得已，将卫队旅第一团千人左右，由团长贾本甲带领，于十一月十二日夜调至济阳城北的尹家、郭家、罗家、斜庄、董家道口、代家等村，待机阻止进犯日军。军需处设在罗家，指挥所设在尹家张元成的家里。当夜，韩复榘率随从五十余，骑摩托到国民党济阳县府，勒令县长孙骏昌固守县城，留下两名副官和十名督战队员，天明就离开了县城。

十三日上午十点多钟，日军百余辆汽车、装甲车，由惠民穿过仁风沿黄河西岸向济阳扑来。当开到郭家时，受到贾团伏击。于是，日军留一部分同贾团交锋，其余乘四十余辆汽车、装甲车继续南袭，于十一点左右包围了济阳县城。开始日军在旧河务段（东门外南三百米的大堤上）炮击魁星楼，发起攻击。继而又以装甲车作活动掩体，用掷弹筒、轻重机枪的强大火力猛烈攻城。一颗颗炮弹在城头爆炸，火光四起，弹片横飞。救亡图存的城内守军，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抵抗，固守县城。

下午四点左右，日军又从商河调来三十余辆汽车、装甲车，在西门外左右两侧设了两条伏击线。一条从城西北角的三官庙西到现在的木器厂，长约四百米；另一条从城西南角的金星庙西到陈朝家，长约五百米。两线敌设重机枪八挺，掷弹筒、轻机枪若干。这时，四架敌人飞机，绕城低空盘旋。围城的日军，先后从东、北、南三面，越过城壕，竖上云梯，爬上城墙，用交织的火力网，将一千八百多壮丁和二百多逃难百姓

逼出西门，赶进其伏击圈，疯狂地用炮轰，用机枪扫射，不到半小时，两千余众，百不剩一，鲜血染红了大地。枪声停后，残绝人寰的鬼子兵对尸体逐一检查，没死的再用刺刀捅死。据逃出的王蔚春讲：“我跑出城，被鬼子打伤了胳膊，一看外逃无望，便佯死于尸堆中，后鬼子检尸，在我脖子上捅了四刺刀，没伤着大动脉，夜深逃出，幸存了下来。”据目击者杨成祖反映，那时西门外的一片空旷地带，尸叠成层，摆了二、三里路长。

有一日军官，在指挥日军爬城墙时，被城内守军打伤，破城之后，这个军官向日兵下达了七天之内杀光全城百姓的命令。从十四日开始，日军分为若干伙进行搜捕。凡是搜出的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斩尽杀绝，实行了残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政策。

十四日上午，一伙日军闯进文庙后街，捕捉了鲁某某的妻子和张某某的妻子，日军将她俩的衣服剥去，先行轮奸，后拖至西门外，将她们绑在树上，用刺刀割去乳房，血顺着身子往地下直淌。接着，丧尽天良的日军又向其阴部搜木橛子，就这样折磨了一个多小时，二人渐渐死去。死后，两具赤裸裸的尸体在树上挂了数日。

这天上午，日军搜出四、五十个老年人，其中有带病的，也有拄拐杖的。日军把他们集中在一块，用闪闪发光的刺刀，逼迫着他们搬死尸、打扫街道和收拾日军们住的地方。有一位老人因听不懂日语，干错了活，当场就被刺刀捅死，还有一位老人因气力疲惫干得慢了一点，立即被砍了头。傍晚，毫无人性的日寇用绳子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地捆绑起来，押至南门外黄河大堤下，让他们并排在一起，迎面支上机枪，一个鬼子官在旁边喊了一声，一阵扫射，可怜的老人们个个都倒在了黄河滩下。其中有个叫刘善远的在最前头，一看支上机枪，就知其用

意，他与枪声同时倒地，佯死于尸体群中，夜深逃走，为当时唯一的幸存者。

一伙日军从西门陆可让家的地窖里搜出了他十几岁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小褂子，一个叫小裤子，鬼子将他俩的衣服剥光，捆在大门前的枣树上，朝狼狗哇啦了一声，又用手指了指绑着的两个孩子。狗象饿狼扑食一样，扑在他俩身上狂撕乱咬，叼着一块血肉，回过头跑到比狼还狠的鬼子跟前，摇头摆尾。鬼子狞笑一阵，又让狗回去撕啃。两个孩子满身是血，发出一阵阵撕裂人心的尖叫，哭喊爹娘，死有余辜的鬼子却狂笑不止。一会功夫，两个孩子就惨死在鬼子的狗嘴之下。血肉被叼的这里一堆那里一滩。肠子、心、肝挂在尸外，血淋淋的脑袋耷拉着。残骸在这里待了七天。

日寇在文庙一次用机枪打死四十多人，在南门外大堤下杀害百姓十三人，又在马家湾的崖活埋群众三十多人。

在南关十几伙日军，分别从两头向中间逐门逐户地搜查。每到一家就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家具、衣物砸的砸、烧的烧。见了男人，远的用枪打，近的用刀穿，捉住妇女，任意杀害，其中一伙日寇闯进×××的家，从地洞里搜出三个女人，奸污后又将她们杀害，并用尖刀挑开一孕妇的肚子，取出胎儿围观取笑。这伙恶贯满盈的日寇又剥下女尸的双脚，用刺刀挑起来，在大街上举着喊：“中国女人的脚，顶小！顶小！”在刘振生家的地窖里，日寇搜出五男七女，接着就在窖口周围全部杀死。有个日寇还将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挂在窗台上。在杨其吉家的地窖里，日寇发现有人掩藏，先用机枪扫射，然后又扔进手雷，当场炸死五人。任传恩家的地窖里掩藏着六人，日寇发现后，向里打了几十枪，当即死了三人。任的嫂子身中三弹，伤势很重，待日寇走后，任背起嫂子想逃命，他嫂子疼痛难忍，哭着对他说：“兄弟，我不行了，你自己快逃命吧！”

任放下嫂子逃出。几天后，任偷偷地回家，钻进地窖一看，嫂子早已死了。

一伙日寇，砸开洪乃德的铁器铺大门，将洪捆绑起来吊在前厦的柱子上，随打随逼问：“你的妻那里的有？”其父从后院跑来，向鬼子敬烟求情，并说：“他的妻回娘家去了！”鬼子从柱子上解下洪，把他踢倒在地，用刺刀尖将绳子头插进了洪的嘴里，腮部被插穿，鲜血直流。鬼子误为洪死，又逼其父搬着铁炉子跟他们走。走后，洪的奶奶出来给洪解了绳子，把他扶到后院夹墙里，藏了五天，深夜逃出，残废至今。洪的父亲从那一信无信，不知被鬼子杀害在何地。

仅十四日这一天，南关街就有四十多名无辜百姓惨遭杀害。金星庙附近还躺着几十个不知来向的百姓尸体。

这天在东关的日寇，更恶毒。一天时间用凌迟、砍头、刀插、火烧、木杠砸、汽车拖、刹碎身骨等残暴手段，杀害了鲁遵森、鲁小旦、温连福夫妇、陈景智、张茂堂、王荣节、鲁善明、杨承伦、王思节、韩淑云、董春和、陈明新、张兆松、张和长、张其山、张其太、郭永贞、王延禄、刘廷贵等四十七人。最残忍的是，有个叫邓奎洁的，因躲避不及，被日寇捉住，绑在树上，豺狼兽兵用刀一块肉一块肉地往下割，邓疼痛难忍哭喊呼救。邻居八十岁的老汉邓学河闻讯，拄着拐杖赶来讲情求饶，日军不予理睬，仍是一个劲地往下割肉，老汉气愤至极，扑上前去拚命夺刀。杀人成性的兽兵恶狠狠地把刀插进了老汉的脖子，鲜血直冒，呼吸渐停，含恨而死。

周连芬的叔叔周景远，被兽兵搜出，绑起手足，摁到地上，用战刀把身子一刀一刀地刹碎。其父周奎奎被兽兵砍下头颅。

使人痛恨的是，连无知的顽童，在日寇的屠刀下也难逃生。不足十岁的杨存礼，被日寇绑在树上，用刺刀挑开肚子，肠子流了一地。

日寇攻占济阳城，共打死守军二百余人，杀死民丁一千八百余人。进城后，从十一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七天就杀害了我无辜百姓四百零二人，重伤十九人，奸淫妇女一百零二人，烧毁房屋五百五十余间。当时县城被鬼子占据，两千四百多具尸体，无人掩埋，有的尸主偷偷前来验取，鬼子发现开枪就打，致使四十天以后鬼子撤走，才有人来取。可是这时的尸体，经风吹、日晒、狗啃，只留下断肢残骸，已辨认不清。因此取走了的很少。存留下来的人们挖坑将尸体草草掩埋了事。面对这一惨景，修车工人杨成章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凶恶日寇攻进城，
奸淫放火杀不停；
疯狂搜捕七昼夜，
又杀百姓四百名。
片片房屋变废墟，
处处血尸染地红；
逃者幸存难归家，
死者无人安亡灵。
不见往常民欢笑，
日夜不断人哀鸣；
千载难忘血泪仇，
罄竹难书日暴行。

附证材料之一

济阳城沦陷前后

陈汉卿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十月间日寇飞机每天有一两

架沿黄河两岸飞至济阳城上空盘旋侦察。有一天上午，正是城里大集，两架日寇飞机在南门里投掷炸弹数枚，炸毁民房若干，炸死炸伤居民十多人。当时人心惶惶，机关及居民都挖了防空洞。有的白天下乡躲飞机，晚上回城。

济阳县城是山东省会——济南的外围，是个战略要地。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十一月十二日晚，带随从一部骑摩托到济阳县政府，命令县长守住县城。并派手枪旅第一团长贾本甲率全团带足弹药物资于十三日拂晓赶到了济阳城北沿河西岸的李官庄、罗家、代家、董家道口、朝阳家（斜庄）、尹家、郭家等村，挖战壕修建防御工事。韩复榘早七点由济阳城沿河西岸北到贾团各阵地视察防务，后蹲在了尹家指挥所。

十三日上午约十点左右，日寇一百多辆汽车，满载日军，由东北沿黄河西大堤向南飞驰，当开到郭家时和贾团接了火，日军抽出一部分汽车继续南袭济阳城，其余的留下向贾团进攻，炮火连天，战斗非常激烈，继而展开了肉搏，双方势均力敌，久久相持不分胜负。日寇伤亡惨重，一名日寇大佐被击毙。贾团伤亡也很严重。下午两点后韩复榘乘着摩托，后跟传令兵十余名，担架十余付，抬着伤兵，还有包扎着头和吊着胳膊的二十多个轻伤兵，步兵一百余人，远绕县城由尹家、大邛家、小杜家、小陈家、马家、迴河回到济南。回到济南后立即把洛口铁桥炸了。贾团长退到大邛家时被日军打伤了腿，隐蔽在村西的宋家坟里。大邛家农民刘清双由坟边路过，贾向刘求救，刘认为自己的家离城太近，不安全，便将贾背到苟王庄刘玉海家养伤。数月后，手枪旅旅长吴化文派来二十余人，夜间将贾接走。

日军由郭家战场抽出的四十多辆汽车、装甲车，在上午十一点左右包围了济阳城。当时城内只有县府军政人员三百多和刚抓来的一千八百多民丁，枪枝不全，弹药不足。民丁都身穿

蓝布军衣，全部聚集在城墙上。日寇在东关黄河大堤上，用重机枪向城墙垛口扫射，用炮向城内轰炸。守城军民奋勇抵抗，但伤亡甚重。济阳城没有北门，这年黄河闹大水，南门外大堤下一片汪洋，东门是敌人，只有从西门出击。日寇在西门外左右两边设上伏击线，再把城内一千八百多壮丁和二百多逃难百姓逼出西门，用机枪扫、炮轰两面夹击，时间不长，这一千多同胞变成了一片尸骨堆，逃出去的很少。

日寇攻进城后，逐门逐户地搜查，见人就杀，发现了防空洞就用机枪向里扫射，或向里扔手雷，城里和东、南两关未逃出去的老弱病残，百分之八十地被杀死在防空洞里。南关居民王曰纯一家七口被杀死，王××妻子，被日寇奸污后用刺刀割去了乳房。济阳县公安局百余人藏在西门城墙内的防空洞里，被日寇发现，逼着出来，出一个绑一个，后连在一起押到南门外大堤上用机枪点名。其中一警察杜云亭（垛石桥人），跳下大堤水中泅水到南关西头逃出。

我的表兄任修堂，是被抓进城的壮丁。鬼子进城七八天后，我同舅舅前往寻找表兄的尸体。过去窑湾头一看遍地是尸体，最稠密的是现在的汽车站和济阳旅馆的旧址那里，尸与尸之间简直没有缝隙，连脚都插不下。有的挤成堆，枪枝弹药、包袱、衣服、皮箱等物，遍地皆是，尚有死马二十余匹。

壮丁尸体，仰面侧面者容易辨认，脸朝下的很难识别。我们见身材相似者就翻尸辨认，最后在陈朝家北边的桑树林里找到了表兄的尸体，他腰部中弹三颗。我们把他抬到窑湾头村，从户家找了一扇门抬回家的。

日寇在济阳城住了一个多月，即全部撤走。这时我同朱家村高文龙（南门里福兴酱园经理）一同到城里去，见到街上还有很多尸体，但头部都被狗啃烂，已认不出面目。居民家中十室九空。农民家的牲口也都饿死在槽头或被鬼子吃掉。我们到

了福兴酱园，柜台里边有死尸两具，头部被狗啃烂。甜酱缸被砸坏，甜酱满了一院子。有一个身穿便衣三十多岁的男子，头朝下死在了酱油缸里。听说各商户类似情况的不少。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日

注：陈汉卿，男，七十三岁，济阳县城关镇小陈家村人，农民。

附证材料之二

俺家被炸的情况

俺叫张乐芝。一九三七年阴历八月十四日（阳历九月十八日）俺结了婚，那年十八岁。可没想到就在阴历九月二十八那天，俺家里遭了难。那天早饭后，全家人都在我住的东屋里闲说话，突然听见飞机响，正想往外跑，一颗炸弹在院子里爆炸了，顿时房子倒了一片，一家人都砸在了屋底下。

人们听说俺家被炸，都赶来救人。可谁想到俺婆婆、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还有大妈家的两个女儿都被炸死了。还炸死了一头驴。亲人的血肉被炸的一块一块的。有的溅到了一百多米外的高家牌坊上，在上面挂了好长时间。俺婆婆炸去了一条腿，大妹妹和小弟弟



张乐芝(1986年春摄)

都只剩下了个头，我被炸伤了胳膊。当时我就不省人事了，被人们抬进了医院。

那天幸亏俺公爹和丈夫出外不在家，才免遭祸难。俺全家七口人死了四口，房子全部被炸坏，公爹连急带吓有了病，养了半年多才能干活。我从医院出来被直接抬回了娘家，从那时起我得了惊吓病，现在还常犯。那年俺丈夫才十四岁，无依无靠，只好出外打短工混口饭吃。俺一家死的死，走的走好不凄惨。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张乐芝口述、邢怀三整理）

附证材料之三

我差点死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

我叫洪乃德，今年七十七岁，原在济阳县城南关开铁器铺。

一九三七年旧历十月十一日，日寇侵占了济阳城后，城内外一片片民房被烧着，到处都是大火。被杀的群众横躺竖卧，一堆一片满街都是。

我和父亲为守护年迈的奶奶，未有及时逃出，吓的躲在铺子里不敢出门。第二天，天刚亮，我正在屋里床上躺着，忽然听到一声响，一个鬼子踹开了前门，端着刺刀窜进屋来。他气凶凶地把我拖下床，用绳



洪乃德（1986年春摄）

子捆起来，连推带搡地拥到门外，拴到房厦子底下的木柱上。接着把捆我的绳子头缠了缠，用刺刀尖塞满了我的嘴。这时我看到门外还有六、七个鬼子，看样子是要杀我。我父亲听到响声，立即从后院跑来，对鬼子又行礼，又敬烟，说明我是他的儿子，是良民，求他们饶命。这时另一个鬼子把我从柱子上解开，一脚把我踢倒。这脚踢在了我的大腿上，我忍着疼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鬼子上来用手捂了捂我的嘴。我当时憋住不敢喘气，那鬼子以为我死了，他们逼着我的父亲搬着铁炉子，随他们一块走了。我父亲自那走后至今没有音信，不知死在哪里。

鬼子走后，我奶奶出来，把我扶到后院藏了五天。那几天吓得我水米没沾。从那以后得了惊吓病，留下了头摆手颤的后遗症。到现在四十八年了，手颤的一直拿不住东西，吃饭连筷子都拿不住。

到了旧历十月十五那天黑夜，也就是鬼子进城后的第四天，我和住同院的王荣久商量着趁黑夜逃出了南关。走到黄河堰顶上金星庙后，看到有两个黑糊糊的大垛，我们还以为是豆秸垛，想绕过去向西逃，可是到了跟前一看，竟是两垛死尸，有半人高。大堰顶上的死尸也是一个挨一个，头朝下控着，毗牙裂嘴，好吓人。这时一辆汽车从西往东开来，我俩也倒控着躺在大堤上装死。等汽车过去后，我俩爬起来一气跑到了王荣村。直到旧历年底，听说鬼子撤走了，我才又回到南关。那时还看到到处有被狗啃剩下的断肢和一块块的烂衣服。看到这一片惨状，心里很是悲痛。我和同街的王尔俊收拾了一百多具断肢残骸埋在了南关西头的小湾里。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洪乃德口述、邢怀三整理）

附证材料之四

日寇在济阳城的暴行

王庆彬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一日（农历），日寇攻占济阳县城后，挨户搜查，不管男女老幼一经发现，即用枪打死或用刺刀挑死，很少有幸存者。鬼子在城内搜出了四、五十个老年人，先叫他们打扫街道，然后用绳子连绑在一起，押到南门外大堤下，用机枪打死。有一个叫刘善远的，他站在最前头，闻声朝前倒地，没被打中，幸免于死，至夜逃走。

在文庙后街，鬼子查出了鲁××的妻子和张××的妻子，鬼子将她两个剥去衣裳，先是轮奸，后来拖到西门外，绑在距西门西南五十米远的小树林中，割去乳房，然后用木槌子穿入阴道内，有一个多小时，两人才渐渐死去。

西门外住户陆可让的两个儿子叫小褂、小褂。鬼子将他俩剥去衣服，绑在枣树上，叫他们的狼狗活活地咬死。

直到年底鬼子仍时来时往，一些群众渐渐回到城里，但是一经发觉有可疑之处，即马上被杀死。励学商社经理刘清芳，鬼子用绳子绑住他的双腿一头拴在汽车上，活活地拖死。

西门外旷野的尸体，有些被户主认领了去，有些由于狗撕腐烂、断肢残躯，已分辨不出面目，扔在那里的有很多。城里人自动组织起来在试验场内挖了四个坑，每个足有七、八个平方，深二米左右，将附近的尸体掩埋，坑内尸体足有一米厚，远处的还剩下一些，光埋掉的这一部分也无法计算有多少。这事我亲自参加过。

这次济阳大惨杀，究竟有多少人殉难呢？至三八年春，红十字会为超度亡魂，在城内体育场打醮，扎了有十来间席棚，

席壁上贴着殉难者的名子，我们曾查了查，有一千八百多个，也可能有遗漏的，也可能有重复的。唯有公安局、联庄会、县政府等几个团体是一个牌位，写着×××诸位之灵。

注：王庆彬，现年七十二岁，济阳城里人，曾当过教师，一九三七年目睹了济阳惨案，这篇文章是他亲笔撰写的。

附证材料之五

南关杨成志的口述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阳历）清晨，日寇侵犯济阳城的时候，我就随着逃难的人们沿大堤离开了南关。到了腊月，我才敢壮着胆子偷偷地回来。听说日寇在进城的第二天，便开始挨家挨户的屠杀，有很多藏在地窖的人，被日寇发现后，用机枪杀害了。我现在能记起的有：杨成祖、王其成、王庆堂等三户。

其中王庆堂的地窖藏有三个女人，是王××的妻子，王××的妻子和嫂子。日寇把她们搜出后先行奸污，后用刺刀挑开肚子，王××的妻子被剖后，腹内流出胎儿。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席玉涛记录）

附证材料之六

日寇在济阳的罪行

一九三七年，我干小买卖，串乡卖馒头。阳历十月三十一日（阴历九月二十八日），日本鬼子在南门上扔了三颗炸弹，由于人们没有防备，当时炸死了不少人。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南门里的木头牌坊都沾满了肉块。